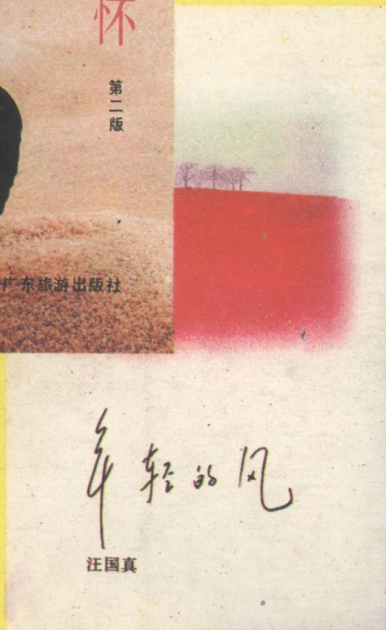


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

——论热潮诗及其他



杨光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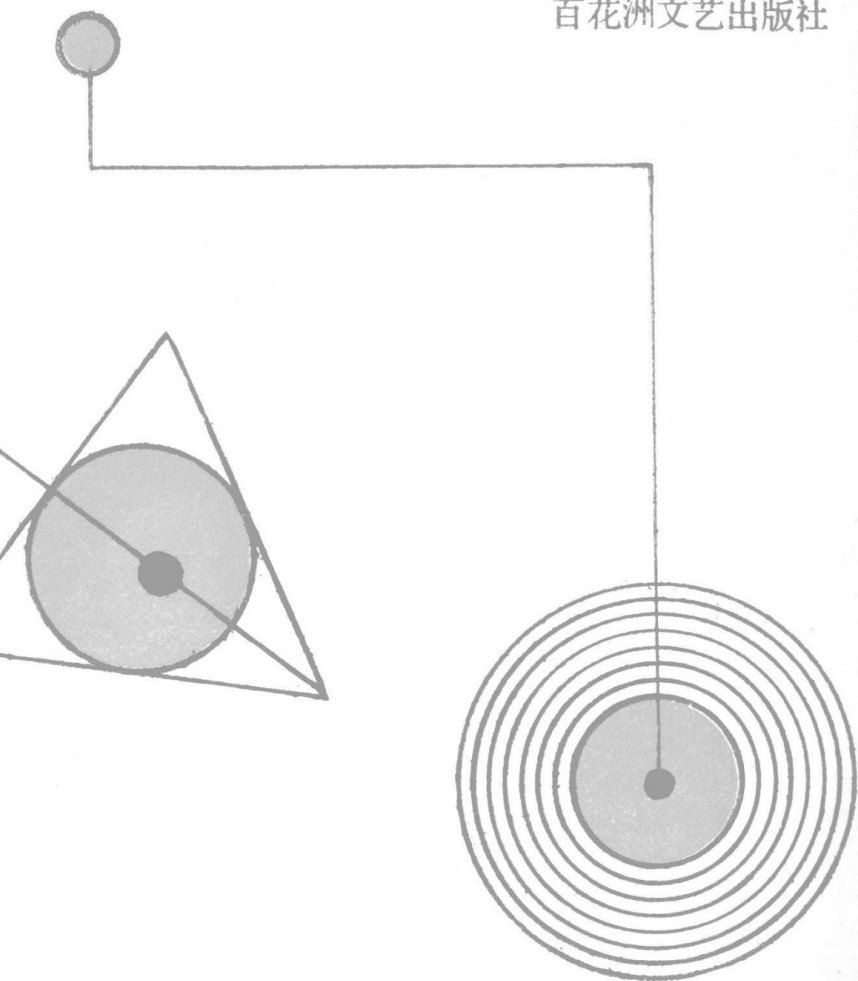
七里香

从席慕蓉、汪国真 到洛湃

——论热潮诗及其他

杨光治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 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
——论热潮诗及其他

作 者：杨光治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宜春资料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26.5万

版 次：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定 价：3.80元

ISBN 7—80579—179—1 / I·14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杨光治，男，1938年12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广东分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东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创会理事。现任花城出版社副编审、诗歌编辑室主任。业余致力于诗歌评论及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也写散文。已出版的个人著作有《诗艺·诗美·诗魂》、《唐宋词今译》、《野诗谈趣》、《情趣诗话》、《绝妙好词》、《温馨的爱——席慕蓉抒情诗文赏析》等九种，与人合著有《诗歌美学辞典》、《上园谈诗》、《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等五种，编选的有《席慕蓉抒情诗120首》、《情思妙语》等二种。

卷 首 语

我已出版了十四本有关诗歌的论著（其中有四本是与人合作，一本是编选）。这是第二本已发表于报刊的谈诗文章的选集。

由于职业关系，我天天都与诗歌、诗论打交道。既打交道，不会没有感想；既有感想，则不吐不快。于是，常常在夜深人静的灯下，把它“吐”诸于稿纸上。就这样，新时期以来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百万字。1985年4月，选取其中的部分编成了《诗艺·诗美·诗魂》一书，于1986年12月出版，反映尚佳，有多位大陆、台湾地区的诗人、论家撰文评介或来函鼓励。现在又将未收进该书的文章筛选，编成这个集子。

有论家认为我是处于“崛起派”（又被美称为“革新派”）及“传统派”（又被贬称为“保守派”）之外的“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既如此，这本诗论集大概就是“第三派”诗歌观点的张扬。它所收选的，除个别篇章外，都是1985年以后写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的“脚印”，只改动个别在文理方面欠妥的字眼，对文章的观点完全没有改动。它共分三辑：

第一辑“是是非非”，收选对诗歌美学、新诗的发展道

路、诗论的写作等问题的探索与论争的文章。首篇《平静之后的思考》原已收入《诗艺·诗美·诗魂》，该书编定送审之后，读到了谭乐生先生的《不能平静的思考》。它批评拙文是“对变革者的否定”（认为我的观念“左”），于是作文回答。为了让读者了解论争的全貌，故将该文再次收入此书，连谭文也一并收入。《新诗十年（1976—1986）的回顾和展望》这篇文章发表后，招来了易嘉延君的严厉指责（指责我褒现代主义，反对“写下革命内容和昂扬奋发的感情”——认为我的观点“右”）；正想执笔回答时，李益明君已撰文批驳了易的观点。而著名诗论家古远清先生却投以青睐，认为拙文是“‘上园诗派’主张的生动阐明”。不久，权威杂志《作品与争鸣》于1988年第二期以《有关新诗“复归”诸问题的探讨和论争》为题，以近六千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这场“风波”。现将易、李、古文一字不改地录于拙文之后，以供读者诸君判断。

我研究清末著名论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多年，曾撰写《关于〈人间词话〉“境界”说寻绎》及《诗的境界二题》二文（均收进了《诗艺·诗美·诗魂》），此书中的《〈人间词话〉札记》是它们的姊妹篇。笔者试图以现代观点对《人间词话》的部分章节进行辨析，希望能给新诗及旧体诗词作者提供一点参考。

此辑中的文章，都涉及甚至招引诗坛的是非，所以名之为“是是非非”。

第二辑定名为“左右开弓”。这个名目是有出处的。在九年前，我写了一篇批评“左”的文章，惹得一位论者大为生气；与此同时，我又写了一篇短文，批评歌词创作的“软

风”，于是这位论者就斥我“左右开弓”。但我不生气，因为这正合乎我的实情：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开弓”是为了射箭，箭是短小、尖锐的。此辑所收选的，多是一题一议的短文，可惜有的写得不够尖锐。

第三辑的定名，也与别人有关。由于我常常评议诗作、诗论，所以有一位朋友说我“喜欢评头品足”。这几年，我评了许多“头”，品了许多“足”，这方面的文章写了一大叠，限于篇幅，只收选了这些。

诗坛是文坛中最敏感的领域，诗歌评论尤易招惹是非，我已领教过几次了。这一本定名为是是非非的诗论集，可能也会招来新的是非。但我不会为此烦恼和害怕，因为真理正是从是是非非中被发现、被公认的；更何况，众多的诗人、诗评家、读者是心怀公道的。

欢迎对此书评头品足，以正我的谬误。

在“纯文学”书籍面临“不景”的今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毅然决定出版这个集子，使我十分感动。在此，仅表示由衷的谢意。

杨光治

1991.5.2 于广州

目 录

卷首语

第一辑 是是非非

平静之后的思考·····	3
〔附录〕不能平静的思考（谭乐生）	
对《不能平静的思考》的思考·····	20
——答谭乐生同志	
现实·人生·诗的命运·····	28
诗论的文风亟需端正·····	31
新诗十年（1976—1986）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	35
（之一）现实主义的复归：火的呐喊和“鱼化石”的复活	
（之二）现代主义的再切入：“朦胧诗”的勃兴和关于它的论争	
（之三）诗的另一次“复归”：“生活流”、“寻根”诗及其他	
（之四）有希望的出路：诗为当代中国读者而作	
〔附录1〕诗向何处复归？（易嘉延）	
〔附录2〕既要向后看，更要向前看（李益明）	
〔附录3〕“上园诗派”主张的生动阐明（古远清）	
答《当代诗歌》杂志问·····	75

我看当前诗歌·····	78
——答《华夏诗报》问	
诗坛问题答客问·····	80
诗就是应当为当代中国人而作·····	89
答《银河系》编辑部·····	93
两岸诗坛掠影·····	97
——应台湾《新陆》现代诗志约作	
在平静中渐变·····	99
——广东诗坛素描	
神奇的“席慕容现象”及其启示·····	106
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	114
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	120
——初谈热潮诗	
旧体诗词同样要争取读者·····	131
——读章明先生《何故“拱手让出阵地”》后感	
《人间词话》札记·····	136
——关于诗词的创作和欣赏的问题	

第二辑 左右开弓

“蜡”和“石子”·····	169
“诗”的玄化·····	173
何必扯到“性意识”？·····	176
谁“可怜，可笑”？·····	178
“艺术顶峰”质疑·····	180
“任性”的和“思维错乱”的·····	182
也谈超越·····	185

令广州人诧异的《广州》	187
“不‘吞吞吐吐’”的与“吞吞吐吐”的	189
古老当时兴	192
说“弯路”	194
“水生皮”的启示	198
献美和献丑	201
论诗絮语（四题）	203
“反英雄”和“反意象”	207
——“现代主义诗”的致命伤	
使人惊奇的狂言	212
“一字师”与“百多字师”	214
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	216
关于真假席慕容	218

第三辑 评头品足

呼唤改革、歌唱改革、促进改革	223
——韦丘近作印象	
辉点下面的阴影	230
——洪三泰诗作的几点缺陷	
走向成熟的歌手	236
——读洪三泰的近作	
张雪杉诗集《花魂》序	244
燃烧的美	251
——冯麟煌诗集《热土流风》序	
英雄的诗	257
——评史光柱的《我恋》	

儿童诗的新收获·····	263
——《他的追求是个O》序	
时代的强音·····	267
——读韩笑的《我唱白云 我唱绿树》	
黄虹和他的散文诗·····	273
根植于生活的红蔷薇·····	279
——汪国真诗作印象	
《初恋的回声》的回声·····	283
数十年厚积的薄发·····	289
——评刘更申的《绿韵》	
浪子洛湃和他的《浪子情怀》·····	297
中学生的心歌·····	305
——《诞生在冬天的孩子》序	
新加坡诗人贺兰宁的几首咏物诗·····	308
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	313
——读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七里香》	
奇异·鲜活·准确·····	320
——浅论台湾诗人洛夫的诗歌语言	
深情的诗梦 精致的心语·····	331
——读台湾女诗人涂静怡的《秋笺》	
傅天虹和他的《夜香港》·····	341
另辟蹊径 雅俗共赏·····	348
——《花城袖珍诗丛》巡礼	
多元化姿容和创新势态的展示·····	352
——“诗人丛书”第五辑简评	

广采百家而又保持“自我”	357
——谈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	
探求诗美 烛照“朦胧”	361
——评《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	
1987年“珠江”新诗作品漫评	365
直率 诚挚 开放	370
——《星星》1987年1—6月号诗论的印象，并提一些建议	
高兴与遗憾	375
——有感于《臧克家评传》出版	
个性鲜明的唐诗普及本	380
——评曾兆惠的《唐诗译析》	

附录

峡谷中的热潮诗及其鼓吹者	388
——访著名诗歌评论家杨光治	

第一辑 是是非非

平静之后的思考

诗，是最古老的文学。从“吭唷，吭唷”到今天，很难说清它有多少年的历史。这些年，不只一次地听说它面临危机，但事实上写诗和读诗的都大有人在。诗集的印数虽然比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少，但很多诗集很快销售一空，还有不少读者欲购而不得。所以，我们不必对诗的命运作杞人之忧。

诗，是最敏感的文学。一，它向来是最敏感地歌唱生活的文学形式；二，它是爆发论争最多（而且论争得最尖锐）的文学领域。

前两年，“朦胧诗”的出现，正如谢冕所说那样，“使中国新诗失去了平静”。“失去了平静”的论争，自然难免产生偏颇。如今，平静已经恢复，我们可以作较深入的思考。为了引玉，笔者把思考的零碎片断奉献到读者眼前。

诗 与 “我”

诗这一文学艺术应当坚持“双为”。另一方面，既然它是艺术，就应当具有自己的特点。

吕进说得好：“诗是歌唱生活的艺术。”（见《新诗的

创作和鉴赏》)他还解释说:“所谓歌唱,就是化生活为感情,就是生活的心灵化。即是说,感情不仅仅是从生活到诗的中介,而且是诗的直接内容。诗不但以抒情态度去认识现实,而且以歌唱现实去反映现实。”(见《诗刊·通讯》1984年第9期)在前几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也曾提出过相同的看法,但未能作令人信服的阐述。吕进的论述是周密、精当的,这无疑是对诗论的一项突破。

诗既然是歌唱生活的艺术,就必须有“我”。诗应当以“我”的方式去歌唱“我”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这样说,跟吕进的论点并不矛盾。这既突出了诗的抒情本质和独创的艺术特征,也切合“反映生活”的基本美学原则。

这个“我”,对诗的关系至为重大;而诗界对此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有一位论者主张:写诗时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度,去进行诗作的立意”;他还认为:“任何诗歌创作,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尹在勤:《新诗漫谈》,1979年7月版)这是无“我”之论(为紧扣本文的中心,这里只指出这一点)。

另一些论者却认为:“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是“唯我”之论

无“我”,是产生公式化,假、大、空的原因,它使诗丧失抒情的本质和独创性,结果,诗就不成其为艺术。这只能导致诗的死亡。“唯我”则切断了诗与生活的联系,这样,诗就丧失唯一的创作源泉,丧失社会功能,诗也就难以存在。

对诗中的“我”，应有正确的理解。

“‘我’的方式”中的“我”，是指诗人自己。诗人就应当追求鲜明的创作个性。

“‘我’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中的“我”，也指诗人自己，否则就很难说“感受”的“独特”；同时这一个“我”是与生活紧紧地连系在一起的，要不，“我”就不会有所“感受”。所以，“我”决不能游离于生活、人民群众之外。

具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诗人，会对生活抱着正确的态度，在创作时也会注意社会效果。我认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十二个字，可作为好诗的一种标准。能写出“人人心中所有”，说明诗人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人人笔下所无”，表明诗人具有艺术独创性。

关 于“朦 胧”

有人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对假大空、公式化诗的反动。两种诗是势同水火吗？

有人曾据《说文》对“诗”字的解释（“从言，寺声”）打油二首：

腔调雷同语语空，寺门规戒万千重。
只要讨得菩萨喜，无限功德在其中。
为何古怪又朦胧？它与经偶本同宗。
都是西天玄妙语，凡夫俗子岂能通！